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九

論著

臣道二

直論　田諫議

春秋曰子好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也若是則直為賈禍之階也明矣然陷於言死於君終不悟直也豈以直言犯於時忌而罹害於讒謗哉不惜哉春秋之旨其在茲也噫勇於為仁廉於正直君子之心雖死又何恨焉然在中人慕為君子惟抗直之賈禍因躑躅於為仁得不敢論以進為直之心乎昔周公相幼主召公不悅管蔡流言雖聖人之心不能信於僚友兄弟豈非直於為道以祛眾心之疑乎苟非書啓金縢大發風雨則曷以表其誠也仲尼見於南子欲伸規誨子路愠見抑亦聖人之誠尚未信於門人豈非直於為仁以逆一時之疑乎苟不自誓而發厭乎予之言則無以明其衷也以是知不獨直

於言許以構禍難直於為道直於為仁雖聖人猶不免疑況他人乎申生受譏不能違難是直於為孝者也韓信功高朝廷疑懼蒯通説之拒而不納以為有功漢室君必典猜果致雲夢就擒死於女子之手此則直於為忠者也豈與極之甘言秦朝異之不疑此則直於聽信果遭放逐也夫君子之直以智濟之所謂信近於理言可復也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又曰惡訐以為直又曰諫有五吾從其諷考聖人之言得非欲人以智濟其直乎昔魏獻子為政將受梗陽之貨閻没女寬入而諫之因食三歎曰願以小人之腹比君子之心獻子瞿然自省其過二目之言得非直在其中乎亦猶考叔譽悟於鄭莊子革磨厲於楚靈皆婉辭順言直在其中矣当夫捐肩驟諫吹教見嫌伍員抗言屬鏤是賜上則不能致君之過下則適足速身之禍孔子曰三諫不從則違之戒固龜並又曰忠告而善導之不能止無自辱焉戒力諍也或曰諫從於

諷蓋不欲彰君之過豈是成湍夫之志而固鉗諤諤之口乎若然則比干之直不可預於三仁乎論曰紂之過惡聞於天下比干陷死而功諫誠欲万一回其心也嗚呼言以申志志以蹈仁易曰慎言語又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傳曰駟不及舌是知一言之發尤難於爲道爲義之直也較而論之寧若直以守道於內智以濟身乎外無俾禍及反害正直之心焉

明諫　蔡端明

爲諫之難非進諫之難在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人主之於諫有甚惡而用之者有甚悅而怠之者上雖惡諫迫危亡者或用之上雖悅諫恃治平者或怠之也非諫者之言工於危亡而失於治平蓋上意之所加者安危之勢異也是故爲諫之患莫先於怠然世之人不究其本而莫議其失斯亦惑之甚乎治平之世人主惡大過牽聞諫必深悅之然諫者多稱前世危亡之事以爲警懼其言非有今日之明驗上必謂其闊迂而無所考信

誕妄者得以迹而進其説由術又安之勢貴乎循故襲常無須於吏治也然是人主怠心愈加而善言入而無所是非真僞混淆雖外有納諫之名而無用諫之實忠言日衰而不情滋熾孰先乎此也夫興危亡者無乎懼危而不至也恃其無危亡之漸至也雖有聖智不能為已前世諭諫者日莫為下以迂險誕妄指射醜惡易其激怒不若詳善其言使易行也夫迂險誕妄賢者不由也深言以犯怒非諫者之過其心豈欲取怒而自抵其所陳哉進諫不能必於用亦乎直而已矣不諧上之所用指而狂其志也納諫不必皆用取乎是而已矣不以其言之惋直而遺其實也然則賞諫賢乎曰与其息以守賞孰之中則異耳使諫者言常忠也謀常善也所謂能盡其心而不苟者也豈志於賞乎而賞之所設思以輔忠氣而開諷諭也然妄人隨之競言以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苟得焉暱以自固從者其而非之曰舉天下之好言者均取貴仕耳孰從而求信夫所謂求諫者

哉於是賢者以進為己累而寡言則賞焉欲其勸而適以弭之也故曰納諫不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忠言進矣縱諫之說雖忘戒賞明用

諫論上 并引

老泉先生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如何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忌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者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

吾獨憎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說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睢以無王恥秦而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

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勸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也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也欲君必納乎向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愞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

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綱神脩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者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使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

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法者肯越谷乎此非屯墨刑之嚴於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難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五諫論

王直講會之

君之所以聖臣之所以賢者以上無所諱而下有所陳而然乎上喜聞過則於德無間也下不顧身而切諫則於職無曠也故禮有五諫一曰諷二曰順三曰直四曰爭五曰贛贛要陳禍戮蹈貴之說稱俠為之省刑斯近乎諷也曹羈不欲君敵戎斯近乎順也臧僖伯言觀漁為非禮斯近乎直也王季三進及爵斯近乎爭也鬻拳兵諫於郊斯近乎贛也此五君子之事垂於史冊可謂著矣然各得諫之一端故不能使君灼然曉悟雖有忠誠無識殺不能正而又陷君於不義豈非五者之道有所未至也

守上有闕失下乃訐事以諷焉諷之不諭於是順其理而明焉明之不從於是直辭直理而為言之言之不可於是犯顏極節而爭之爭之不可至於是無可奈何於是贊而泣之可也待其放而退之可也且如上天之意見有不道猶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焉況以臣諫君以卑諭尊者固宜有漸不然則上有從諫之意而下不悉陳則不得謂之忠下有陳諫之心而上不見從則不得謂之明上下相戾則國危矣自古治世少亂世多正人寡邪人衆邪說勝則正言必詘正言詘故視之不明聽之不聰則見錯獻謀不得不誅矣全亭奏疏不得不死矣使言者不罪而諫者必行天下安有不治哉故曰君有諫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不其然乎

諫論　賢節先生

人君可以富貴其臣安寧其臣士之立於朝者孰不欲其君之

君可以貧賤其身困阨其臣士之立於朝者孰不惡此乎順指將迎則其欲畢全逆意矯拂則其惡隨至得於其君而不以事君爲容悅捨所欲而不避所惡焉可以語諫之道也諫之道難矣強其所不爲止其所不能已去其所愛取其所憎逆其所喜交其所怒雖父子之親執友之敵有不能堪其言者況万乘之君哉必欲使言行計從樂聽而說吾惟勿欺而已其隋又肴命也不爲辟聘使君得以恣業而試不爲封疆使君得以恣意而問吾能守之以勿欺何往而不可諫雖然未可與言而言自絕於君者也位卑不可以言高君將曰不得其位則不當諫未信則以爲謗己者將曰不得於君則不宜諫事君數斯辱矣吾將曰小事不足諫不密則失身吾將曰不密不可諫輕言不能有所待若劉蕡之廷對而有司不敢以聞故雖懷濟世之謀無能爲也此之謂不當諫而諫危言反以激其怒若杜根之上書而幾死於縑囊故雖有志士之勇無所益也此之謂不宜諫而

諫鄭崇之於哀帝也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是帝之心固不能平也其後封傅商寵董賢而崇言見疎又以得罪徒能爭小而不能格小以諭大此之謂不足諫而諫蓋歎之於靈帝也上曰恨見君晚是帝之心固知其忠也然進之之際不避寒甄為所擠而帝亦不能依徒以促禍而不能轉禍以為福此之謂不可諫而諫惟君子先知四者之難不失於疏然後可言而言不失於隱矣苟可諫焉吾深量而後入之愈也有事上智之君者有事中才之君者有事其下者是則吾君之不同也彼其聽我而無嫌吾將防源救漸之愈也有諫於未形者有諫於未遂者有諫於已然者是則國事之不一也既度其君復審其事其進言之要吾將三諫於君焉三諫者聖人之制也聖人立其制矣而吾今明其序也吾明其序而別之曰初諫謂之導再諫謂之說三諫謂之斷吾先導之以意既不聽矣則當發之以說又不聽矣則當斷之以理以此而事君雖吾君之不同也未嘗不盡

三諫焉以此而究其事雖國事之不一也亦未嘗不盡三諫焉
初諫而聽則無事於再再諫弗聽然必至於三三諫不從不可
則止事君之義至矣任坐以仁君而對文矦故翟璜復召賈詡
思袁劉父子而答曹公故魏文得立此所謂導之以意而挑達
之也京房對元帝而明石顯周舉答順帝而言劉崎此所謂緩
之以說而開悟之也鄭綱罷給事之職薛廣德劫樓船之御此
所謂激之以理而正告之也如是而三諫君於終不能聽非諫
之罪也昔之論諫者曰諷也順也直也爭也戇也徒諷而已不
能諭之以意則其言不明焉能使之自悟徒順而已不能緩之
以說則其言不盡焉能使之自思徒直而已不能激之以理則
其言不切焉能使之自改爲臣者不可不知也若夫爭之爲戇
則君子無取焉嗚呼鄭公宋璟之爲臣得太宗明皇以事之當
有爲時言無不從君臣一時同底太平之治可以無負矣然太
宗欲悉其傳蓋明皇竟以爲賣直知其言之忠而用之惡其人

之直而隱之盖正救其失怏怏不平之氣雖上智不能免於心況其下者哉彼陸贄僅免德宗之意王章不免成帝之誅又焉足怪也為人君者能去其不平之氣以保全忠直之身則天下誰不忍負吾君者乎

正君心　　五峯先生

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盖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經國以正君為本　　金華先生

真廟既爲澶淵之盟文正王公旦問文靖李公沆曰和親何如曰善則善矣但邊鄙雖銷弭海宇晏粲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盖未以爲然至於末年乃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昔唐盧懷慎寢疾垂死宋璟盧從愿訪之臨別執二人手曰上饗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第志之後果斯其言然至道祥

符之間朝多君子率以致理豈明皇之所敢望也哉抑嘗論之開元之政固崇璟之力而天寶之變亦崇璟之罪也觀崇以十事說明皇大率皆外施之事爲者非若仲虺伊尹之於成湯汲汲制心檢身之告是不知政雖修而君不正可苟一時之近功而非爲萬世之長利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君不正而旋馳發於末流國之存亡特未定也故經國以正君爲本必使之見善明用心剛愛安與而不次當君懼而不詘慎終于始而後可以內外無虞嗟夫管仲死而齊亂興崇璟死而唐禍作予以爲此皆不正君之罪也崇璟尚何追焉彼明皇識與可議而寡過則上聖之資履盈成之運文靖猶不免於前憂則中材之主其可不早正歟

憫忠　　河南先生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號家川戰敗在[illegible]山外羅沿平京西法羊牧[illegible]城俱不及王理）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得諸將尸皆被重創握拳者亡其首）或者各其

失計且不與其死意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經略副使韓公行邊二月

己丑至高平聞賊逼懷遠城公盡發鎮戎乃先募勇士上嶺二万一千人得行營部署任福盡統諸將合力以制之於是[illegible]

傳爲先鋒轄朱觀武英又次之任福居後其夕[illegible]賊已過懷遠東南去聞日諸將由懷遠趨其後而路[illegible]

劉甫與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illegible]將趨之任福又分兵向將爲一以往其夕[illegible]

川與諸將[illegible]東觀武英爲一軍[illegible]言約通渭以明日會好水川口不使賊得遁去是時賊[illegible]

十余万衆營於川口覘者言賊四塞然數少是以兵益也

秉義不屈李何不與其死也[illegible]

桑懌逐賊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騎任其鋒賊兵自辰至午[illegible]懌與劉肅俱戰沒任福子

在福亦死[illegible]箭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軍敗將以爲生一死凡以報國[illegible]之先是韓公召渭州都監趙律

[illegible]王亭騎軍三千一百[illegible]請將後至日[illegible]朱觀武英會兵四千[illegible]家川與賊遇[illegible]合行營部監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

五百來陣于朱觀陣西注[illegible]出[illegible]陣堅不可破武英重傷不能視軍白[illegible]至申賊兵大至東偏步軍潰衆遂大奔王珪武英

趙律及參議軍事耿傅隊將李簡鎮戎[illegible]李禹亨[illegible]三川[illegible]劉均皆死于陣朱觀以余衆千余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賊

引去觀與任福戰勢相去才五里然至既不相聞也戰未與官軍遇大[illegible]川諸將既戰死即以其夕收軍去故山外之

[illegible]不去[illegible]毒然諸將戰兵以千六百[illegible]十二万三百死若六千余人將校死者數十人

忠義世之所高死

人之所難以其難之節受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路之矣惡

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損威雖死吾弗與然後宜其寵保其生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雖在境師兵在行欲必生而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損威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使謀其身者發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

辨卹　同前

山外之役愛肇首敢傳在行（衛以通判慶元受任福行省軍事是役也傳未嘗往辭公謂之遂行）戰合屢騎並至義或以傳文吏無重責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初武英勸傳避去傳不荅英曰英當死君非死之則者索何遂與戰誤死未戰時朱觀亦嘗勸傳以避韓鎮傳家系稱勸句若龍及試卦言其詳）人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使與大敵卒遇敗傅致也後得傅與諸將書戒以持重㢮爲虜誘此豈教諸將進耶（壬辰夕傅在朱觀營中作書與任福以其日小勝虛驕與賊大陣明勿戰之白弱朱觀名以至任福軍中任福敗孔目吏以書白韓公公即奏上之具錄其言以示疑者爾）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以守城之責或不責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得與

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得此者亦解悲夫諫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責於立異耶惡夫爲忠耶作辨誣

名節　橫浦先生

子張子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以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其若是矣惟學問既充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孫魯曾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然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之列矣吁可仰哉

忠孝　觀物先生

唐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所圍李懷光解之德宗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

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与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固爾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試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万一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言非貪富貴也直畏死爾汝豈可陷吾入死地耶德宗謂李泌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泌曰李璀固賢者必与父俱死矣若臣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夫君無不義可行可絕故微子去商紂而不爲不義弟有可治故周公誅管叔若子之於父陷不義而諫不從則無可奈何觀李璀處君父之間可謂盡矣身不能免而名無所成所遭之不幸也然刃二弟則過矣致使人主念功立異姓以爲繼母老而無所依皆刃二弟之過由璀貪實而不孝也

推進論

蔡端明

班書引漢美曰推進如鄭當時者蓋以當時喜推轂士故拔奉而肩費之不然觀其卒置大位能自炳炳見于末世者將非礼僅輩也當時居漢頗著稱名子孟歐又文雅者飄之戲籍以為風流華問孫以益著首而事有可為世惑故辨白之夫推進之人由來尚矣作民司命荷天大器者必傅求鳥翩然為國維總群策裁成大化雖盡帝蹤門徒乎甚曷常不離茲而治也然勞奈跳躋進乎矣苟容者莫不畏人之闕出乎己也莫不售己之榮於乎人也畏人之闕則長材抑使己之榮則妥登能奉賢拔能之義熄而謀後矣于之消興身以先齊際立於草茵大獻翔集於世異作民司命興撫彿之漸荷天之大器斂持維之具若夫公悴天工相先人爵招顯庳陋促攬英豪塗群枉之耳目抑私溺之津坂濠消直而游攻死定謀謨而斷國論若是者凡以哀深救是燃炊竹素百世而仰指往稱道述于無窮記曰甚觀甚所

辯難何歆曰以觀大臣之能推進之道豈輕議哉而當時究
匈奴之利捉挽儉巧雖為罷有加而儁業之狀漢初帝有天下百
年離戰國之患閭巷彫落積庫殫盡文景紹業深柔撫弊飭尚
謹儉罷斥珍巧務來休息民耕蠶家給戶足帑帛豐盈可謂
盛矣世宗雄大略之資藉文安之撫剏興典礼務修王路二末
年甘心征戮倔首伐罰內則建典穹之宇循不名之祀外則連
兵奕狄通道邛莋饋饟之煩甲兵之費歲費以鉅萬計府庫空
虛海內耗矣于斯之時為壯榮者固宜建白宗工級援經術弁
去殊類郡以罷役不休為諸者孰若不言之愈庸可擠抗貴入權
貴卿位得孫羊黃諂諛械鼓閭旬主意咸高帝騎乘之科賤
夫龍斷之利封殖殫隆數至有群官列肆居貨蹛鬻而編之
民始與國分為二途矣使後之人為國謀者必曰強我者又從
而功廣藜之然則民之弱國惡在其強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者其孫羊黃乎曰是非孫羊董之罪其所以

毀之者鄭襄當時也當時首惡密許之毒湯湯激注而益堅引其推進借史筆以爭天之其可乎

愛賢　　王樞密

君子惡乎尚至誠之為尚惡乎惡不誠之為惡誠者出一言舉一事皆自信於內而無取於外故惟恐有聞于人不誠者出一言舉一事皆自欺於內而有取於外故惟恐人不我知也誠之善莫大乎愛賢而不誠之罪莫大乎陷賢昔者羊叔虎見殺於范宣子叔向其兄也而亦囚焉晉君之嬖大夫樂王鮒見叔向而問之曰吾為子請於君何如蓋冀其許已而為之致力也叔向知其不誠而不足以為已也遂弗應之噴樂王鮒如誠愛其賢而恤其見囚密請於君赦之可矣何附之有功未至而先欲掠美不祥孰甚焉一本作功未至而先掠其美不誠孰甚焉曾不知已之無誠而反怒其弗應也又從而陷之於君曰叔向不棄其親其有謀叔向賢者也身在困辱而不忘其志人人皆容之矣然猶不廢至

紉而必有望于祁大夫於時祁大夫歸老矣不聞之乘馹而見范宣子力道叔向之賢而又引鯀禹伊尹太甲管蔡周公之事以諭之宣子說与之告於公而免之叔向既免矣祁大夫不見之而歸實奚之心非所以徼恩於叔向也非所以要譽於後世也誠愛其賢而然也如其不誠則將見叔向諭己之恩而後歸矣故樂生辭之所為祁大夫之所羞也祁大夫之所為樂生能之所不能及也樂生之辭可謂誠心本非而苟之者矣若祁大夫則所謂誠心若而不苟者也愛賢若祁大夫者可也

獵較　　臨川先生

獵較猶時也若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為之域而後之人君於隨者不權義之可否苟以身取道殺然以和衆自得其道者衆矣

倫敗風俗至於無狀則詰曰孔子亦嘗獵較矣非笑作是詩以
刺焉獵較獵較鄙爾我有國人之林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古其
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二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

論著

吾道三

喜退　泰山先生

孫子甲戌中再見黜於禮部時四十有三齒既疎矣髮既白矣體又多病枯槁鬅顇逾五六十者自念朝無一介之援可得而進野無一夫之田可得而歸茫茫四海將何之矣垂老於太平無事之時真可惜也幽憂憤悶弗能釋去者又之一日洒然而悟躍然而喜若大醉昏睡而忽醒而覺者因撫己自詔曰我今再見黜於禮部者非時之弃於我蓋天之譴我也天當以清明剛正之氣授於我俾我少而識孔子之道不雜於楊墨老莊者孔子之道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容也後之學者視孔子如萬物在天地中孰知其天之高孰能知其地之厚哉自孔子歿數千餘祀其間能知其高且厚者惟孟軻荀卿董仲舒揚

雄王通韓愈六子而已彼六子者先覺而獨出者也然則能盡
於孔子之道乎彼亦安能盡之哉彼猶未克以盡況其下者乎
吾今生於六子之後幸天與我清明剛正之氣俾我少而識孔
子之道不雜於楊墨佛老之學是天將俾我肖六子以佐佑孔
子之道於後世也吾今四十有三矣猶未克肖俾六子以佐佑
孔子之道於後世者以吾內欲乎富貴外急乎仕進交于敺心
故也是違於上天之意天其謂於我宜哉斯實我之罪也向俾
我隨群登於上第不過從佐幕為邑掾郡汩汩塵土之中嘗潛
簿書之間蹉跎衰殘之如是吏役紛擾之如是雖欲盡心於孔
子之道其可得乎今天之謂於我者非他是天再警吾心終將
俾我肖彼六子以左右孔子之道也寔天之愛於我也深矣天
之投於我也大矣吾幸不為時之所縛得以日專其道出必於
是處必於是語必於是默必於是出處語默惟孔子之道而已
且彼六子人也吾亦人也吾往行之不已他日安知吾不肖彼六

予以左右孔子之道哉而今而後雖顛躓窮餓日増其甚吾身固可顛躓窮餓也吾之心其可渝哉吾恐若違是重違上天之意而天必加譴於我誅且死矣吾是以喜退

貴謀

徂徠先生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災患聖賢救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篤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蓍之占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毫釐苟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無喪身無敗家無亡國無傾天下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南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太白之誅楚從范增之謀安有烏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篡唐高宗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祿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弑虞不從宮之奇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崤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之

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故死泜水之上漢高皇不從奉春之謀故困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光宅天下舜能用稷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是以丕成厥功湯用伊尹之謀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召之謀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惠帝能用子房之謀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構劉備能用葛亮之謀是以王有巴蜀文帝能用高熲之謀是以創始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亨于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再祀姚崇之謀行則開元外平裴度之謀行則元和靖武大哉聖賢之謀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闇甚矣嗟乎

功名論　司馬溫公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夫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

雖華曰不照察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焉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主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

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歸以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万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君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燕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万項羽用范增謀強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獲矣閒漢之反閒而疑之范增退而去項羽卒為漢禽夫御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馳而前不可得也耕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

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借君之
近史二人与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
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
子賤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
以此為諫乎公寤乃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
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
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
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
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与不肖規之使知
者慮之則与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与汚邪之人疑之雖欲
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
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眾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
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

之身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寧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均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辯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盡其心而旋其手不憂怨賊之口不慮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

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称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釁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相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臣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天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劉葉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亮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吳魏爲敵國苻永固得王景略以爲庶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

樂公臣曰役事主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乎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嚮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臨於齊庭陳平窮於户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嘩嘩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也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辨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
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故聖人之用機
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而
作不俟終日然者機者事之未著萌牙未兆之時聖人盻然見
之能去禍而取福趨吉而避凶所以爲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
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万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
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曰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
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
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爲
說者乃欲弃仁義而待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爲
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
行之故百姓万物皆賴焉小人不知機權之道而誣竊其名妄
行詐理所以福祿不及而禍乱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
昔紂爲玉杯象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

皆知機者也夫極奢小器飾以珠玉未為太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為其奢淫暴恣之漸由此始也仰視悲鳴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人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為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喻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若非其身躬勞其思慮則不能改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為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祚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殷姓代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斲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

君商受苟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嘗孫猶可教而治則周
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孰不得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
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祇尓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為
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曲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
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
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
俾世迷言積習慣少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訟而改此乃伊尹
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告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
言受不可復正決必亡國已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商既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之
審詳也大誥爾肆予沖人不卬自恤義尓邦君曰尓多士尹氏
御事言及東征非為己也豳風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子以觧

管叔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予羽譙譙予尾脩脩言勤苦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嘵嘵言三監背誕王室阽危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懷芥蔕之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才德論 二　同前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与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鍾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鍾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

世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然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鄭舒君有三儁才侍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强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爲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汙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并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爲社稷

自有才者反不忠信故以羈縻御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後茂故子孫謹守其耕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效實　　李直講

言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見見察稱辯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蓋實之主者乎縣焉何實責之郡郡焉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群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強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盡見矣責實有所在非有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地廣

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盡昔唐德宗不知盧杞姦邪蓋不思其寔是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

從横論 為慶曆中重議西北和盟作 公是先生

昔六國之世地醜德齊天下未有所歸而游士說客以縱横為術是故張軾結軔而東者無不言從張軾結軔而西者無不言横故從成則山東强横就則秦人帝當趙肅王之時蘇秦為從約長合六國之衆相盟於洹水之上投其書於秦秦人畏之為閉關者十五年及張儀相秦權論諸侯而破其從六国瓦解爭割地事秦輸其寳貨從其詔命外多其敵內殫其力而六国自此滅矣由是觀之秦惟毋使六国從親則秦必受其憂雖毋使秦之横成則六国必蒙其患雖然為六國謀秦不出於從矣為秦謀六國不出於横矣未有能兼從横之勢以相攖賊之者也

竊惟今日天下之患莫甚於從橫制從者在外制橫者在內此其可爲大憂也何以言之邪夫元昊国之仇賊而北狄之姻親也陰山之外結之久矣間相通潛兵相資糧糗相助虜獲相分此其雖異族實一家也攻城下邑破軍殺將有丘山之利而無毫毛之辱是以相得益深非制從者在外乎自先帝以來与戎約和晝疆界通邊關奉冠帶之民靡府庫之積歲歲輸之猶以爲以窺間抵巇乘時邀利挾短長之數規必得之賂今者二十再復往矣然恬而不慮也以姑息爲策以苟安爲是非制橫者在內乎夫制從者在外此蘇秦之勢也秦兵雖強不足以亢之閉關而已矣制橫者在內此張儀之勢也六國雖衆不足以亢之割土地効寳貨而已矣今者使外寇爲從人之計內専任橫人之說苟如是國胡以禦之是故兵力屈於西民力屈於北也兵力屈者亢解之形也民力屈者魚爛之形也夫欲堅其未解全其未爛莫若破從而散橫欲破從而散橫莫若絕其和約欲

絕其和約莫若出其不意夫戎者輕中國之心久矣易易而無備故皆兵於賊者以中國爲不足慮也善戰者因其勢而道之選智勇順地形出其不意襲其不備雖不能盡其巢穴范陽之地吾必舉矣如此則虜方內憂其國不暇又奚暇以兵與人哉如此則外不爲從內不爲橫外不爲從則易支內不爲橫則難困以難困之兵當易支之虜雖未善守猶不長矣况又全天下之力任天下之智奮天下之勇致天下之怨者必若不爲六國復出於茲秦兵復伯於彼雖有智者不知任其咎矣其禍變豈可勝言邪故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從橫唯無使從者制其外橫者制其內而已矣欲治天下者破其從散其橫然後天下可爲也萬事是非何足備言嗚呼戒哉

保身論　定庵先生

古之事君者必能致其身固有殺身成仁亡身爲國者又豈務保身邪或者謂宣王中興得一仲山甫而詩言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以余觀之若山東者豈區區保身而已哉有明以自知有
哲以知人唯自知則徇公而不私任理而不悖唯知人則所進
皆君子所退皆小人夫天下國家之大可以保矣是乃吾之所以
保其身也苟惟不然內無自知之明外無知人之哲方且蔽於
富貴利欲昧於進退存亡妬賢嫉能暱比惡佞諛之人締交合
謀持祿固寵自謂如此可以保身而不知欺君誤國要及禍亂
至宗社傾危生民塗炭吾之一身何所保耶若唐李林甫楊國
忠本朝蔡京王黼方其得君當路為保身之計無所不至一旦
皆宗族夷滅身被惡名蓋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身者也可不
鑒哉

丙官論　　方舟先生

君子之仕也其進曰有道其退曰有命道在人則審己之道深
淺大小以為仕之所得於世之軒輊不苟進也命在天則安於
天之所以予我者厚薄不自埶以為己之累曰斯天也我何預

淌如是則君子之仕進退之分決矣若夫小人之仕則反是以進爲命而以退爲道命則曰我當得之道則曰不合則去故爲僞爲佞爲傾爲險爲幸爲術皆巧於官者也飾虛誕以爲眞曰僞崇諛媚以爲智曰佞挾衆人以取名曰傾啓禍害以自利曰險多端倪以有卜曰幸立機數以罔上曰術六者異名而同巧也得其一二者已足爲名世小人矧兼六巧之全者其禍害可勝諱哉何謂僞飾其外而忘其內遂其華而無其實銜死鼠以爲璞挂蚓蟮以爲鞭鯀以象恭欺堯少正卯以僞行欺魯此飾虛誕以爲眞也何謂佞順適逢君而自以爲智子胥鯁之諫無忠亮之節祝鮀求容於衛而幸免禍害梁丘據取嬖於楚而無所否可此崇諛媚以爲智也何謂傾陷人之尤以爭名於朝者美錦覆穽而欲人不知含沙射影而欲人不寤王導殺周伯仁以博金印褚顏賣袁粲以取富貴此挾衆人以取名也何謂險面狠而腹心凶而爽人知畏之而無以勝之人欲殺之而無以

先之如蝮蛇之含毒鬼車之媾怪鷹杌姦邪而主不知王若於
逆而主不寤此啓禍害以自利者何謂幸其說之晦昧於中其
氣之陵蔑於外如甘酒之適口如美色之悅目公孫洪多陳寧
端遇道之脫兔循仕此多端倪以有卜也何謂術挾主以為市
不顧主之利害而以身試術也小者亂一國大者亂天下操術
之不忠也踊貴則利人之刑祚肆則祈人之疫皆凶術也蘇秦
以術亂六國張儀復以其術而蹂之於燕晁錯以術削七國袁
益用其術而戮之於漢此立機數以罔上也嗟夫祿仕者名之
所在君子小人之所同欲君子則有道以定命小人則巧以自
致而唯六者之趨患失苟得不顧利害是非營營焉所以為一
進之塗必有一於此者真天下之小人也孔子致嚴於懲小人
者亦懍懍矣戰國游說大抵多六巧之志思有以大矯拂之曰
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利害是非徇吾道
死生以定天命而已其所以史魚為直以蘧伯為君子文曰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專以懲小人之巧於仕也或曰有君子而猶不免於巧者是亦小人也巧於殺人以爭名當世豈直道君子哉孟子所謂枉尋直尺可也叔孫通以五百弟子自援不能蓋二生之愧董生以儒學名世不能掩殺主父偃之蓄姚元崇不死武氏既為宰相矯疾以陷魏知古其巧尚何求故備論之以為小人之戒

君子小人　王樞密

天下有道小人或去而為君子天下無道君子或去而為小人何者天下有道不正不足以容於朝則小人有矯其心革其面而從正者矣天下無道不佞不足以免於世則君子有挫其性強其顏而從佞者矣惟夫小人之雄而君子之傑者吾不得而知之矣

辨同論　魯國先生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

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所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辭焉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周末不得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請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受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員水火之不相入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尔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况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

而不以爲同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者萬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愠何者閨門之内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無人不然卜師引龜而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爲不少矣而東征之議詩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鉏群臣之異己者爲有餘矣鼻息所嚮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適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權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妬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論尚同

定庵先生

同之為害大矣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亦曰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如是然則治天下國家者果可以尚同乎切惟本朝承平之久一旦禍變遂至於難以支持其弊實在乎尚同者或難余曰崇觀宣和間天下本無事王黼童貫朋比雲之謀致金寇蹂踐中國今歸咎尚同無乃不然嗚呼客之言見末而不知其本余請得畢其說乃治平嘉祐以前韓魏公富鄭公范希文俱在兩府同心輔政固有異意然止前奏事則各執所見互相辯爭及至下殿不失和氣歐陽永叔蔡君謨范景仁司馬君實作臺諫官一時名士與二三公氣類相合至朝廷每一事議一法往往交章抗論語侵宰執然宰執亦不以介意知其非苟不同各為國家耳當是時君子在位咸以忠誠相許不為朋黨謀周天下化之士氣激昂名節凜然敢

能維持太平若是之久自熙寧以來權臣用事創立新法期於
必行同己者引之異己者斥之小人乘間以利相合故天下靡
靡尚同至崇寧間蔡京挾紹述之說蔽欺聖明恐脅臣下凡有
異議皆謂之誣毀先烈動搖國政誅夷竄殛不容于時故忠臣
義士鉗口結舌而一時所用類皆承從委靡偷懦軟熟相師成
風無復根底以至學校諸生宗三經字說莫敢以異春秋史傳
未嘗過目是以古人治亂興亡絕口不言文辭一律氣格卑弱
尚同之弊甚矣自京當國凡所作爲無所欺君罔上蠹國害民
而在廷之臣未有出一言敢議其非遂使王黼童貫得以公肆
誕謾求爲燕雲之事若將此而已昔英宗即位執政有欲尊禮
濮安懿王此特於禮經不便未至亡國敗家當時臺諫如呂獻
可范堯夫呂微仲等凡七八人交口攻之相繼降黜而君實猶
辯救不已豈有通謀金人夾滅契丹背祖宗盟約數邊境守倫
竭兩河民力斂天下金帛利害之大三尺童子知不可爲而宰

朝群臣無一人敢言者鄭居中余深鄧洵武輩雖知其非亦不
敢力爭豈非公卿大臣無小無大同爲欺蔽莫敢有異使當時
大臣羣辯能各出其說以死爭之則雖人主銳然欲爲亦必知
公議可畏不敢輕動也今議者但見禍由燕雲不究其原在尚
同而已若乎此風積習既久難以頓革請康之初雖召用忠良
開廣言路欲肆譎祖宗終不能變是以兩河用兵而大臣懷私
主聽從或恐罪者將出樞臣言躬亦謂余時爲諫官獨言不可而
臭或助之坐是得罪往往有謂余不當言者以是知此風猶在
也夫人主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宗社安危所賴生民休戚
所系立一政與一書必得謀臣義士相與建明献可替否然後
動無過舉也苟惟不然群臣同聲無所可否未有不及於亂者
寔譬醫者察脈而知病應病而用藥若以知病爲厚而用藥不應
尤不可已人之疾國家所患實在乎尚同既已知之不能革之
何以救今日之弊而圖中興之功乎客以余言爲然故因而識之

之爲尚同論

明叙論 芸閣先生

昔之致意天下之事者其威力雖足以制人亦未能直行其志所以有所顧忌顧忌之者威力之不足恃公義一失雖千乘之國將孤立而坐受其敝故姦人欲有爲也常託公義之名公義之行其迹猶涉於不順乃取古人不得已之事而師之欲禪代於君則曰吾師舜欲謀其上者則曰吾師湯至於伊尹之廢於周公之攝政趙鞅之誅君側之惡皆有以師之前日之師古人者古人之心固亡矣其迹猶粗有所依焉今日斈之者迹亡其大略矣而尚有取焉後日斈之者徒以虛名鼓動之而心迹俱亡矣此乃假人之物異日必將假而不歸又私竊之又強奪之而後已也烏乎弊至于此斈者不爲聖人明不得已之微意使後世姦人有所顧忌而無以託名又竊議古人有首亂之罪殆非古人之罪也斈者不明之故也昔舜於堯猶爲臣受其權不

受其位舜崩服堯之喪畢乃即天子位以至公之道相受未嘗不臣於堯而以邪說惑之也至燕子之力以邪說惑子噲而伐之然猶其君願予而位號猶在也曹丕乃非山陽之所願又奪其位號而臣之然猶不至於害也劉裕之取晉殺其長而立其幼就孺子之手而奪之矣湯之伐桀以救民為心然猶頗犯上之迹故放之南巢而不殺猶有慚德及武王伐紂親提黃鉞而斬之不復有所顧然救民之心尚在也至項羽之取秦既不顧君而又不顧民殺子嬰屠咸陽收其寶貨而東其暴又甚矣伊尹當太甲居湯之喪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而太甲未與於政太甲既縱欲而不明伊尹之不聽乃營桐宮使居而思過及除湯之喪太甲悔而復善伊尹乃以冕服迎太甲而授之政此特太甲居喪未與於政伊尹遣之思過而已固非放君也而霍光廢昌邑假此為名而更置其君終身不復以政然猶以公議而廢也至司馬昭之弒齊王桓溫之廢海西公則主無罪惡之過可

絶特以私怨去留振威以脅天下公議又無復有矣周公以成王之幼攝天下之亂故攝行政事七年及成王長乃稽首而復政未嘗苟貪其權也霍光之攝漢政至宣帝已長而猶不歸之眷眷然唯恐權失而禍至然猶未有私奪之心也至王莽則又據而遂有之矣趙鞅雖不足法然後世以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人亦有靖亂之意非苟託名以爲它也吳王濞之誅晁錯王敦之誅劉隗刁協則意不在於錯與隗協也由此觀之變愈久而亂甚亦不足怪也其出於篡者異說惑之也舜未嘗不臣於堯而篡者謂舜受禪而不復爲堯臣伊尹未嘗廢太甲而篡者謂廢之虞商之書具在而篡者之說如此又心知其不順由爲匿匿之論以救其迹是誣人之罪又飾詞以救之且其後世姦人有以爲名亦不足怪也夫趙鞅固不足數舜湯伊尹周公亦將爲首亂之罪乎

論士不自重　　定菴先生

士不可不自重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使往聘始幡然而改為時阿衡傅說居版築之間高宗審象旁求始得以為相至商中興若二人可為知所自重矣至於孔子孟子雖轍環天下歷聘諸侯其心急於行道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枉巳而仕非義而祿蓋知其不自重終不足有為也戰國之士挾權謀詭詐之術朝從暮橫足迹諸侯之境車軌張千里之外以圖名聲以釣利祿尚安知自重哉去古既遠此風愈甚然由漢迄唐以至今日設科取人賢良文學明經進士之類名目雖多率皆投牒就辛以文自獻豈能致自重之士耶非唯如此而一時用人又復不能崇尚節義擢拔寒俊方且開請謁之門長奔競之風[illegible]說朋致貪冒無恥者往往立致清顯而剛介自守恬於勢利則不免淪汩流落固有三世不徙官十年不得調沉下僚而死草萊者多矣若是何以致當世之士皆知自重哉此非惟士之罪亦上有以使之也竊惟國家比遭夷虜之難西北板蕩六飛

漸致東南盜起處追賦賦寧急朝廷除授吏部省闕之盛時十無二三朝士大夫流離轉徙貧困道路則無慮數千百輩以官職祿位為難得入手苟可干求請託雖卑汙屈辱甘心為之望塵雅拜搖尾乞憐不足謂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嗚呼松栢不以歲寒易其操雞鳴不以風雨改其度君子居世雖時變遷風俗潮汙吾之所以自處當不失其正豈可與之浮沉哉孟子深言辱己者不足以正天下然則士不自重欲以興天下國家之治愈見其難也良可悲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五

論著

官職一

建官正官　　芸閣先生

古之建官有爵有官而已五等諸侯公卿大夫皆爵也三公六卿二伯三監及其屬皆官也爵以制祿定命秩之差官以任事責事功之實未有有名而非事者至戰國始有封君之号如武信文信之類為寵名漢始立賞爵數如特進侍中給事中之類為加官雖若虛名然實猶存所以加寵之意至于隋唐有正官有加官有散官有爵有加官有兼官有選授官有檢校試官有員外官有食邑有功臣於是官制始亂名實不正然猶官必有事内外異名自外而入則削外官之名而改京職事如刺史入為郎官縣令入為御史之類自内而出則帶檢校之名而為外職事如吏部郎中出為同州刺史則帶檢校吏部郎中散官勲賞亦

堪當敘封蔭之等皆有命數如官如學士待詔實備文學之選隷官如外官之帶御史實憲刺察之事食邑有課戶之輸功目緣資績而賜雖曰不正猶未失義至本朝官名不一爲其大率多本唐舊而正官外又有職如兩制三館之類又有差遣以它官主判省寺以京官出領外任之類官及差遣有不治者官如今京朝官領它局皆是差遣如分司宮觀之類有止轉朝請者如皇親外戚及今京朝官在衙官三班未得差遣者有徒存其名而無職事者如諸衛統領頭官之類有新名已立而舊官不廢者如寺監之職多移爲內諸司而寺監尚存尚書六曹之職改爲中書五房而六曹不廢有名位甚尊而職事近褻者如宣徽使掌熟人翰林學士撰詞之類有資淺除授重加權攝之名者如御史裏行已是權官又加權字之類有官職出入輕重之辨應者如兩制入省書省序官有散員外郎在其上者之類至于侯爵功臣實封食邑散官檢校試授用爲常典虛名而已然

所損並有職守可兼而復須别出如知州帶河堤勸農之類有新舊名號重複可删如知州既曰知某州軍又云管勾軍又云管勾鹽馬及已作三公猶帶開府儀同三司之類有帶外官而反居中如正刺史以上為管軍之類有帶内官而反居外内官居外極多近時又有帶内差遣者如三司判官司農丞主簿權沿外官之類而所定九品皆因舊令高下失宜官職差遣名實紛亂多失其當如命官用誥本為所命有事故以言告之今惟轉官職始有誥差遣雖重如經略轉運宣撫之類若不轉官止以劄授亦無告詞節度宣徽皆以舊例宣制而參知政事知樞密院而下列在兩府反不宣制此不可不革者也況正貳參伍之法不立若不侵官則有曠職無所統類此所以廢事功長偷惰能者無所効其力不才者足以免其責將欲政舉令行卒莫之致今為復古之漸當立官爵二法立公侯伯子男

五等之爵以命皇族外戚及諸臣之有功者立公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九等之爵以定百官之命數立三公三孤六卿寺監臺省諸衛之官屬以治內事立九州四塞郡縣之官屬以治外事各正其名不使淆亂散官勳官檢校功臣職及差遣之類一切省去惟試官以授未命之士食邑戶數正封五等諸侯使食其租稅凡郡縣之政總於九州按察使九州百官之政總於六卿六卿之政總於太宰若三公則止與天子論道經邦不及以政如是則百慮一致循名責實賢能皆得而官使僥倖不能以自容令必行功必建當自此始

審官論

呂中丞

臣聞求賢審官君人之首務故舜命九官咨于四岳濟濟相讓俞往乃任猶三載考績九歲黜陟幽明審之至矣才難不其然

乎近有辦論官材陞進良能悉歸于有司故有審官之局旨收守而下專擬其任比及三載人人自上課狀以于考功考功揩其歲月之程則舉常典審官聽其累任之限則第其進用或席非以徼榮由徑而躐等又可道哉是有司審其例不審其才專其進不尋其難待賢不肖於一途授受益其庬矣昔劉寔著崇讓論仰無官推擇行能而援引之至如三司闕取三司讓多者爲之凡一公闕三公預擇之四征讓多者爲之是一征闕四征預擇之詳矣誠能規其事申命於有司聽其移讓傳諸籍待歲月當遷稽其讓多者進任則官得其人士知廉讓難進而易退徼以成風得非取士之大柄天朝之顯制乎

蔡補論　　同前

臣聞任官非圖逸樂惟其理人所以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漢世吏二千石已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子爲郎至孝哀詔除其令驕驁不通古今積功治人非德選而無益民

政也然旌賢擢功寵宜及嗣代不可廢解於家親亦其忠也苟專能而稱其任則勸賞遂行器名益重矣今之據高勢者莫不私愛而冒寵榮故有梯媒而得仕籍未斷斷而服鞶紱鬩執經贄會齒於胄筵及年中格止隸以法律乃親吏事欲其通古今明治亂不可得已書不云乎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不猶古之道屬學校籍國子以隸業命師氏掌其教迨年中格業以經義參諸時務第其等然後授之任則人不廢學官不曠事任者亦世其家矣

選部　同前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況專於一司乎剡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持資累於

一遷將使官無瘝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曆考積銓衡日紊得不救僥以澄源其郡吏督隨從事及縣之司籍丞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第此內實第爲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俾其再進降此則復退及三載聽叙前職如是州郡人得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敘之要矣

師賓論

崔學士伯易

有問曰昔者聖帝明王何以處師賓哉曰周官曰何謂耶曰太師太傅太保三公者所以處師也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者所以處賓也爲師爲賓皆寄焉而後君雖臣之猶曰我師也傅也保也豈據以臣畜之哉曰雖然亦有職歟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公之職也三孤貳公者也弼予一人嘗求於孫矣至於師猶不忍以予一人臨之也曰冢宰以下六卿之任蓋足以圖治矣

而必以師賓去者何耶曰師賓不常有於天下有則立無則闕不必備惟其人也所經邦而燮理陰陽者非冢宰以下六卿之所能也曰何謂耶曰師賓者論道者也知所以論道則可以經邦知所以經邦則可以燮理陰陽曰爲邦之要其目盡多今止曰經邦何耶曰茲所謂非六卿之能也掌邦治者統百官均四海而已掌邦教者敷五典擾兆民而已掌邦禮者治神人和上下而已掌邦政者統六師平邦國而已掌邦禁者詰姦慝平暴亂而已掌邦土者居四民時地利而已其要非人主之難能非全之難能則其任也不必宰焉而後見非宰焉而後見則道難尚論道難與論則[illegible]何與經邦則何可以燮理陰陽故曰師賓者不常有於天下而天下之道常待得師賓而後論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制治保邦之主其可尚之其論哉曰敢問所論之道曰昔楚王得稀世之璞將以爲獻國人無能辨者王懸方金於市而求之有石工撫其金而歎衆人意其善辨也而問焉工

焚曰吾信能也舍至而告子哉然則吾語師賓之事雖亦舍者
也亦奚以聞哉

輔相論

呂中丞

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有良弼佐佑彌縫推始克
終那隆帝載熙績日月得天而成久照之功爲故曰輔相天地
之宜明堂上非方重大賢曠能當其事柄之久乎堯舜之治
所以高映於百王者以其三右九官率修乃職推縣堙水績用
弗成置以刑殛禹乃嗣與餘未聞事半中廢皆克終其業同底
于道集成聖德故垂拱無爲而化功默運潛光於後世者此也
如商用伊尹公旦弼都貴勳戚福之榮身終于世所謂元首
股肱同德一躰豈若消而離哉漢成帝旬年閱三相當世以爲
深誚誠官久則職安久則民服況宰相者運動樞機感會天人
當輸通中其任爲之重輕救然矣夫惟聖哲之有知人之明則
必東求而授之大柄賢者推忠奉上挺身許國則能成久大之

業或君臣之際有所間然良亦審之未至授受無乖矣操柄既輕則威福斯弛威福既弛則政將安出故公府數易而政亦盡一斯國柄之重不可不察而復下有覬覦陰伺其隙恣睢者期於必用居高者懼於妨賢巍然公府若遊旅視九鼎猶墮甑耳與我勞從遜讓進退率自於身誠退智亦觀於時用欲其鑒金石之忠甚克遵阿衡之功業其可得乎為宗社之重莫若圖任賢懋久居其政垂拱仰成庶幾人知其責下無覬覦居者必期於遠用之輕者敢冒於寵榮自然乃心王室庶績並凝近衡於聖時不亦休哉然審賢之道誠在乎毀譽之際必進退之禮自我明哲無俾先機擇禍福為全身之計焉

任相　　老泉先生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

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待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辭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可則豪縱不趨約束者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栈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敖施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敢不盡

安於朝廷而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嘗竊譏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之師友為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蓋近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頭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与百官趨走於下等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名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其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于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

以愧其身故其身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取相論　宛丘先生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以爲取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有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誠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向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

泥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辨天下之事則可所俟於相以吾爲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使步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群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无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无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尔以權者人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拆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逐犬與鷹也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天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臣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君

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恬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而不恕有殺而不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故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徵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举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亹亹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負其陵犯而無恩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未可以死術也而取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

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二取也取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相臣論

矦賢良

千鈞之金以舟承之雖洪河巨海皆得以利涉而無虞錙銖之金投之於盆盎之水則隨焉而沒非千鈞之輕而錙銖之重也得其承則千鈞爲輕不得其承則錙銖爲重理勢然也民譬則水也宰相者所以承天子而行於生民之上也舟不可以不得北大之斗相不可以不得遠大之人擇之任之豈不難哉獨堯舜而下至于五季任相得人者實鮮而不得人者實多何歟天下未嘗亡賢也顧人主取之有三失焉何謂三失取之不求其合道而求其合己也取之不以天下之好惡而以一人之獨見也取之不以才實遠業而以耳目之浮譽也人主誠能鑒三失之非而以道爲表以天下好惡爲表以才實遠業爲表合乎吾表者吾取之不合乎吾表者吾去之用此取相欲其得人奚

艱哉古之人君其取相未必皆失人也蓋有得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久者矣唐穆宗是也穆宗知裴度之賢而不能用既用而不能久乃與元稹同黜外雖由朋比盛於寓將然穆宗之不明不斷亦以甚矣嗚呼取相則有三失也而任相亦有三失宰相欲得敢斷而人主疑其擅國宰相欲得正君而人主病其制己宰相欲得興利而人主惡其招權此二者非神明濬哲之君不能以免是也在乎察其微而已矣夫忠臣之利國非所以自私也槃精耗神而又抵嫌惹於小人小人之欲離間也衆矣人主誠審而用之功成治立則名何以不若成康[illegible]何以不若唐處千古之下獨知其君之為盛亦文皇之正觀也明皇之開元也皆足以稱盛矣迹而言之則房魏姚宋戴[illegible]之功也由是觀之善任相者美歸於君不歸於臣臣之所得者忠名而已矣不善任相者美歸於臣不歸於君君之所得者闇名而已矣昔者人倫于內魯君之材而為之擇官官既成人皆曰此魯君之官

也公輸子未与焉宰相因人主之天下而為之與治治既成人從曰此吾君之太平也何与於宰相哉此正觀開元之所以稱盛也古之三公則天子之相也其賦政流化止於圻內千里之地亦其分則皆諸侯之國而命卿為之治也三公之所以及於所外者威懷之而已亦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其職如此自秦漢以來三公之才不及周召而地處權重則猶過之比夫英俊之人所以易乘其隙而為之離間也夫賢俊之所為蓋有以相似而辨之實難佞人皆立吾以示信假正直之言以是惑賢人則順事而行者也忠不必見信不必示惟道之所存如何亦用此以觀賢佞雖有深衷厚貌將不得而度也夫富貴者天下之所同欲也服則盭綬祿則万鍾職則樞密位則極摯雖庸常之人猶將欲之況於小人乎夫宰相之職視之如甚易也居之如何樂也官用不足吾以是責大農刑獄不中吾以是責大理戰陣無勇吾以是責上將庠序不修吾以是責司成銓選不清吾以

是責吏部禮儀不正言以是責太常郡縣不治言以是責守令
吾固無所職也然而任之非人則誰之咎欲古之議宰相者皆
曰和陰陽不撫四夷不遂萬物之宜亦其所以和之撫之遂之
之道將何以哉小人第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代天理物之爲
難也是以巧設離間賢人之去而不憚一日得位則貪冒自固
而不以爲愧人主知賢人而用之知小人而懲之用者勿疑懲
者必行則天下之治斯拱而俟之矣昔嘗見近世政府鼓一言
立一事必謹守程式天下之事至乎其前者無窮而中書之事
所以或柅而不行也昔蕭何爲畫一之法而曹參守之蓋守其
可守者不如使當變而不可爲曹參者亦將泥於清靜而不復
變乎夫惟中書之守例而天下之人有所陳請亦惟於中書之
例而責其必得也且宰相執教化之鈞夫何例之守正若便於
民雖曰無例行之可也若有害於民雖曰有例廢之可也且竊以
爲賢人君子非不能順事而行也其必將以苟免人主之疑与

小人之誘也且人主既以精而求之求而用之矣又何疑哉疑之是求之不精矣苟求之精而又疑之則賢人君子將畏避形迹而不敢於立事也准明主為能以不疑而盡宰相之用

論宰相之職　　　定庵先生

嘗謂漢唐之興皆三四百年其間號賢宰相者不過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又從觀史傳以言其大略如畫一之法清淨之歌与民更始而天下寧一使公卿各得其位而海內興於禮遜以至興仆植僵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備或應变守文以成天下之務以持天下之正凡是數者亦不全愧古人然而治效之成則終不足以望唐虞三代其自視伊尹呂望傅說周公亦歉然常若不足其故何哉彼誠不知所以為宰相之道也何則宰相之道斡旋化樞陶鎔万類以將承天下之才而教育之使無不成天下之才而官使之使無不遂夫然後可以為盡道也

論宰相公心　　　同前

三公言其無私二孫言其無明盡官至宰相雖無私無朋爲尤難故獨以是名焉近世宰相道德才行謀謨識固未暇評其所長但求稍以公心爲國不爲朋比也亦茂見其人平居議論似或可聽一旦得位曾未及爲國家選用人才必先安排親戚相知不問賢否凡要官美職有欲与其所私雖更互攘奪亦所不顧也至其怙勢作威貪殘無耻公論所不容方且出力庇之夫身爲宰相豈無親戚相知吾方持鈞衡爲國擇人若平昔知其可用隨才任使如不足用豈宜以官職私之其或惡迹昭著欺君害民是負朝廷負朝廷則爲負我矣亦豈能曲法庇之如此則親戚相知知所畏憚皆悉心奉國不敢爲非也李伯紀忠義奮發何愧古人然每以此失中間作相召擢多親知亦有浮險不足用者頗誤國毒被天下所知及其既敗且欲營救在伯紀尚亦況餘人乎信乎無私無朋之爲難也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常曰恩欲已出怨將誰歸韓魏公在中書幾三

十年進退人物未嘗置心其間焉呼安得如二公者与之圖今日治乎

諫官　　臨川先生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道也上下之分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定分也然後為之非所謂正名也
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
子曰似也為其可與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
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然則有
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
也其諫也盡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于百
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為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
以向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
也待之已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下之道也其俟已也輕
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
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遽也唐太宗
之時所謂諫官者尚丞弼俱進于前故一言之繆一事之失可
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

其所以爲君者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前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上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道矣其諫諍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拂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豈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諫官論

呂中丞

臣聞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所謂賞之者在用其言章其善主於聽納之明也堯設誹謗之木舜立敢諫之鼓不見其邪之賞而昌言日進聖德日隆者盡聞善不啓得行其言推諸行事故以縱乎效用賢者盡智能者畢力聚精會神以廣其聽然後聖人之崇者桀紂戮龍逢比干以威鉗天下之口後世語治亂者首其衰

舜之善而惡桀紂之惡是知其善惡而不迹其所以成之之道至有開闢言路納善如不及雖苦口逆耳亦皆以優寵而又設美官豐祿以賞其直是豈待賢者之厚哉適足啓匪人之徼倖故剛復偏辨者以言取勝於時甚者觸拾道途之流語誣訐私家之隱事幸權勢者畏則亟更乃任以速其進躐是正人莊士退縮而不言厥有一言中時之病置而弗用則剛勁之志無不摧折矣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之七人之列實司其關言有補於上則幸其職耳奚賞之爲哉噫至賞不費堯舜能之厚賞以利人主皆能之惜賞而廢言雖無逆主之罰所損不同者無幾矣

史官論

潁濱先生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富貴壽考之福然而

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糲粥之不給
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粮而死老於牖下不見
亦毫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
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
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
万世之下故君舉而寓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
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
悅曰毋於咸尺寸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
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
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
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見其助善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
官左丘明而得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
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
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奬進之此所

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絶擯弃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亂臣賊子雖死之後於此皆可以无憂其无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